



笠翁文集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中



光明日报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笠翁文集

(第六卷)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中)

温京华 田 军 点校

光明日报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 录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七

-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壶构衅 西门开宴为欢…………… (1)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趋炎认女 潘金莲怀嫉惊儿 …… (13)
第三十三回 陈敬济失钥罚唱 韩道国纵妇争风 …… (23)
第三十四回 献芳樽内室乞恩 受私贿后庭说事 …… (34)
第三十五回 西门庆为男宠报仇 书童儿作女妆媚客 … (48)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八

-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寻女子 蔡状元留饮借盘缠 … (66)
第三十七回 冯妈妈说嫁韩爱姐 西门庆包占王六儿 … (72)
第三十八回 王六儿棒槌打捣鬼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 (82)
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济拜冤家 … (92)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儿希宠 装丫鬟金莲市爱…………… (104)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九

- 第四十一回 两孩儿联姻共笑嬉 二佳人愤深同气苦 … (112)
第四十二回 逞豪华门前放烟火 赏元宵楼上醉花灯 … (120)
第四十三回 争宠爱金莲斗气 卖富贵吴月攀亲…………… (129)
第四十四回 避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140)
第四十五回 应伯爵劝当铜锣 李瓶儿解衣银姐…………… (146)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

- 第四十六回 元夜游行遇雨雪 妻妾戏笑卜龟儿…………… (154)
第四十七回 苗青谋财害主 西门枉法受赃…………… (168)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戏赠一枝桃 走捷径探归七件事 … (177)

第四十九回 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胡僧现身施药…… (191)

第五十回 琴童潜听燕莺欢 玳安嬉游蝴蝶巷…… (204)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一

第五十一回 打猫儿金莲品玉 斗叶子敬济输金…… (212)

第五十二回 应伯爵山洞戏春娇 潘金莲花园调爱婿… (230)

第五十三回 潘金莲惊散幽欢 吴月娘拜求子息…… (245)

第五十四回 应伯爵隔花戏金钏 任医官垂帐诊瓶儿… (252)

第五十五回 西门庆两番庆寿诞 苗员外一诺送歌童… (261)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二

第五十六回 西门庆捐金助朋友 常峙节得钞傲妻儿… (273)

第五十七回 闻缘簿千金喜舍 戏雕栏一笑回嗔…… (281)

第五十八回 潘金莲打狗伤人 孟玉楼周贫磨镜…… (292)

第五十九回 西门庆露阳惊爱月 李瓶儿睹物哭官哥… (310)

第六十回 李瓶儿病缠死孽 西门庆官作生涯…… (326)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三

第六十一回 西门庆乘醉烧阴户 李瓶儿带病宴重阳… (333)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352)

第六十三回 韩画士传真作遗爱 西门庆观戏动深悲… (375)

第六十四回 玉箫跪受三章约 书童私挂一帆风…… (386)

第六十五回 愿同穴一时丧礼盛 守孤灵半夜口脂香… (395)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七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壶构衅
西门开宴为欢

幽情怜独夜，花事复相催。
欲使春心醉，先教玉友来。
浓香犹带腻，红晕渐分腮。
莫醒沉酣恨，朝云逐梦回。

话说西门庆，次日使来保提刑所下文书。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裁剪尺头，攒造圆领；又叫许多匠人，钉了七八条带。不说西门庆家中热乱，且说吴典恩那日走到应伯爵家，把做驿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问西门庆借银子，上下使用，许伯爵十两银子相谢，说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拉起，说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携带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寻常小可。”因问：“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吴典恩道：“不瞒老兄说，我家活人家，一文钱也没有。到明日上任参官贐见之礼，连摆酒并治衣类鞍马，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如今我写了一纸文书在此，也没敢下数儿。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事成，恩有重报。”伯爵看了文书，因说：“吴二哥，你借出这七八十两银子来也不勾使。依我，取笔来写上一百两。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钱，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了官，慢慢陆续还他也不迟。俗语说得好：‘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哄了一日是两晌。”〔旁批〕先开赖债门。吴典恩听了，谢了又谢，于是把文书

上填写了一百两之数。

两个吃了茶，一同起身，来到西门庆门首。平安儿通报了，二人进入里面，见有许多裁缝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门庆和陈敬济在穿廊下，看着写见官手本揭帖，见二人，作揖让坐。伯爵问道：“哥的手本割付下了不曾？”西门庆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割付去了。还有东平府并本县手本，如今正要叫贲四去下。”说毕，画童儿拿上茶来。吃毕茶，那应伯爵并不题吴主管之事，〔旁批〕有窍。走下来且看匠人钉带。西门庆见他拿起带来看，就卖弄说道：“你看我寻的这几条带如何？”伯爵极口称赞夸奖，说道：“亏哥那里寻的，都是一条赛一条的好带，难得这般宽大。别的倒也罢了，自这条犀角带并鹤顶红，就是满京城拿着银子也寻不出来。不是面奖，就是东京卫主老爷，玉带金带空有，也没这条犀角带。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钱，水犀号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内，分水为两处，此为无价之宝。”因问：“哥，你使了多少银子寻的？”西门庆道：“你每试估估价值。”伯爵道：“这个有甚行款，我每怎么估得出来。”西门庆道：“我对你说了罢：此带是大街上王昭宣府里的带。昨日一个人听见我这里要，巴巴来对我说。我着贲四拿了七十两银子，再三回了来，他家还张致不肯，定要一百两。”伯爵道：“难得这等宽样好看。哥，你到明日系出去，甚是霍绰，就是你同僚间见了也爱。”夸美了一回，坐下。

〔眉批〕先只奉承，畅其欢心。心一欢，便容易打入，绝妙骗法。

〔眉批〕捱西门庆先开口，尤妙。

〔眉批〕称恩颂德，说得人快甚，不由不借。哄骗财主，非此等口嘴不能。

西门庆便向吴主管问道：“你的文书下了不曾？”伯爵道：“吴

二哥正为要下文书，今日巴巴的央我来激烦你，蒙你照顾他往东京押生辰担，虽是太师与了他这个前程，就是你抬举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说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但他告我说，如今上任，见官摆酒并治衣服之类，共要许多银子使，那处活变去！一客不烦二主，没奈何，哥看我面，〔旁批〕又插入情分。有银子借与他几两，率性赖济了这些事儿。他到明日做上官，就衔环结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休说他旧在哥门下出入，就是外京外府官吏，哥也不知拔济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里区处去？”因说道：“吴二哥，你拿出那符儿来，〔旁批〕好口角。与你大官人瞧。”这吴典恩连忙向怀中取出，递与西门庆观看。见上面借一百两银子，中人就是应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门庆取笔把利钱抹了，说道：“既是应二哥作保，你明日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我料你上下也得这些银子搅缠。”于是把文书收了。才待后边取银子去，忽有夏提刑拿帖儿差了一名写字的，〔旁批〕是武官行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军来答应，就问讨上任日期，讨问字号，衙门同僚具公礼来贺。西门庆教阴阳徐先生择定七月初二日辰时到任，拿帖儿回夏提刑，赏了写字的五钱银子。正打发出门去了，只见陈敬济拿着一百两银子出来，教与吴主管，说：“吴二哥，你明日只还我本钱便了。”那吴典恩一面接银在手，叩头谢了。西门庆道：“我不留你坐罢，你家中执你的事去。留下应二哥，我还和你说话儿。”那吴典恩拿着银子，欢喜出门。

看官听说：后来西门庆死了，家中时败势衰，吴月娘守寡，被平安儿偷盗出解当库头面，在南瓦子里宿娼，被吴驿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月娘与玳安有奸，要罗织月娘出官，恩将仇报。此系后事，表过不题。正是：

不结子花休要种，无义之人不可交。

那时賁四往东平府并本县下了手本来回话，西门庆留他和应伯爵，陪阴阳徐先生摆饭。正吃着饭，只见吴大舅来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应伯爵也作辞出门，来到吴主管家。吴典恩早封下十两保头钱，双手递与伯爵，磕下头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说着，〔旁批〕实实亏他。他会胜不肯借与你。”吴典恩酬谢了伯爵，治办官带衣类，择日见官上任不题。

那时本县正堂李知县，会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贺礼来，又拿帖儿送了一名小郎来答应，年方一十八岁，本贯苏州府常熟县人，唤名小张松。原是县中门子出身，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齿白唇红，又识字会写，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绢直裰，凉鞋净袜。西门庆一见小郎伶俐，满心欢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县，留下他在家答应，改换了名字叫作“书童儿”。与他做了一身衣服，新靴新帽，不教他跟马，教他专管书房，收礼帖，拿花园门钥匙。祝实念又举保了一个十四岁小厮来答应，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儿两个背书袋，夹拜帖匣跟马。

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门中摆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乐工承应，吹打弹唱。此时李铭也夹在中间来了，后堂饮酒。日暮时分散归。每日骑着大白马，头戴乌纱，身穿五彩洒线揉头狮子补子员领，四指大宽萌金茄楠香带，粉底皂靴，排军喝道，张打着大黑扇，前呼后拥，何止十数人跟随，在街上摇摆。上任回来，先拜本府县帅府都监，并清河左右卫同僚官，然后亲朋邻舍，何等荣耀施为！家中收礼接帖子，一日不断。正是：

白马红缨色色新，不来亲者强来亲。

时来顽铁生光彩，运去良金不发明。

〔眉批〕铺叙中隐隐写出小人暮乘光景。

西门庆自从到任以来，每日坐提刑院衙门中，升厅画卯，问

理公事。光阴迅速，不觉李瓶儿坐褥一月将满。吴大妗子、二妗子、杨姑娘、潘姥姥、吴大姨、乔大户娘子，许多亲邻堂客女眷都送礼来，与官哥儿做满月。院中李桂姐、吴银儿见西门庆做了提刑所千户，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礼，坐轿子来庆贺。西门庆那日在前边大厅上摆设筵席，请堂客饮酒。春梅、迎春、玉箫、兰香都打扮起来，在席前斟酒执壶。

原来西门庆每日从衙门中来，只到外边厅上就脱了衣服，教书童叠了，安在书房中，止带着冠帽进后边去。到次日起身，旋使丫鬟来书房中取。〔旁批〕往往自开端。新近收拾大厅西厢房一间做书房，内安床几、桌椅、屏帏、笔砚、琴书之类。书童儿晚夕只在床脚踏板上铺着铺睡。西门庆或在那房里歇，早晨就使出那房里丫鬟来前边取衣服。取来取去，不想这小郎本是门子出身，生的伶俐清俊，与各房丫头打牙犯嘴惯熟，于是暗和上房里玉箫两个嘲戏上了。那日也是合当有事，这小郎正起来，在窗户台上搁着镜儿梳头，拿红绳扎头发。不料玉箫推开门进来看见，说道：“好贼囚，你这咱还描眉画眼的，爹吃了粥便出来。”书童也不理，只顾扎包髻儿。玉箫道：“爹的衣服叠了，在那里放着哩？”书童道：“在床南头安放着的哩。”玉箫道：“他今日不穿这一套。分付我教问你要那件玄色匾金补子、丝布员领、玉色衬衣穿。”书童道：“那衣服在厨柜里。我昨日才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开门取了去。”那玉箫且不拿衣服，走来根前看着他扎头，戏道：“怪贼囚，也像老婆般拿红绳扎着头儿，梳的鬓虚笼笼的！”因见他白滚纱漂白布汗挂儿上系着一个银红纱香袋儿，一个绿纱香袋儿，就说道：“你与我这个银红的罢？”书童道：“人家个爱物儿，你就要。”玉箫道：“你小厮家带不的这银红的，只好我带。”〔旁批〕自认丫头。书童道：“早是这个罢了，倘要是个汉子儿，你也爱他罢？”被玉箫故意向他肩膀上拧了一把，说道：“贼囚，你‘夹道卖门神——看出来的

好画儿’。”不由分说，把两个香袋子等不的解，〔旁批〕写出贱相。都揪断系儿，放在袖子内。书童道：“你好不尊贵，把人的带子也揪断。”被玉箫发讪，一拳一把，戏打在身上。打的书童急了，说：“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这头发着！”玉箫道：“我且问你，没听见爹今日往那去？”书童道：“爹今日与县中华主簿老爹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里摆酒，来家只怕要下午时分。又听见会下应二叔，今日兑银子，要买对门乔大户家房子，那里吃酒罢了。”玉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来和你说话。”书童道：“我知道。”玉箫于是与他约会下，才拿衣服往后边去了。

〔眉批〕骚丫头姿态宛然。

〔眉批〕爱香袋正是爱汉子。

少顷，西门庆出来，就叫书童，分付：“在家，别往那去了。先写十二个请帖儿，都用大红纸封套，二十八日请官客吃庆官哥儿酒，教来兴儿买办东西，添厨役茶酒，预备桌面齐整；玳安和两名排军送帖儿，叫唱的；留下琴童儿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毕，西门庆上马送行去了。吴月娘众姊妹请堂客到齐了，先在卷棚摆茶，然后大厅上屏开孔雀，褥隐芙蓉，上坐。席间叫了四个妓女弹唱。果然西门庆到午后时分来家，家中安排一食盒酒菜，邀了应伯爵和陈敬济，兑了七百两银子，往对门乔大户家成房子去了。

堂客正饮酒中间，只见玉箫拿下一银执壶酒，并四个梨、一个杯子，径来厢房中送与书童儿吃。推开门，不想书童儿不在里面，恐人看见，连壶放下，就出来了。可霎作怪，琴童儿正在上边看酒，冷眼睨见玉箫进书房去，半日出来，只知有书童儿在里边，三不知进去瞧。不想书童儿外边去，不曾进来，一壶热酒和果子还放在床底下。这琴童连忙把果子藏在袖里，将那一壶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儿房里。只见奶子如意儿和绣春在屋里看哥儿。琴童进门，就问：“姐在那里？”绣春道：“他在上边与娘斟酒

哩。你问他怎的？”琴童儿道：“我有个好的儿，教他替我收着。”绣春问他甚么，他又不拿出来。正说着，迎春从上边拿下一盘子烧鹅肉、一碟玉米面玫瑰果馅蒸饼儿与奶子吃，看见便道：“贼囚，你在这里笑甚么？不在上边看酒？”那琴童方才把壶从衣裳底下拿出来，教迎春：“姐，你与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边筛酒的执壶，你平白拿来做什么？”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里玉箫和书童儿小厮，七个八个，偷了这壶酒和些杯子、梨，送到书房中与他吃。我赶眼不见，戏了他的来。你只与我好生收着，随问甚么人来抓寻，休拿出来。我且拾了白财儿着！”因把梨和杯子掏出来与迎春瞧。迎春道：“等住回抓寻壶反乱，你就承当？”琴童道：“我又没偷他的壶。各人当场者乱，隔壁心宽，管我腿事！”说罢，扬长去了。迎春把壶藏放在里间桌上，不题。

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伙，少了一把壶。玉箫往书房中寻，那里得来？问书童，说：“我外边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骂道：“合昏了你这淫妇！我后边看茶，你抱着执壶，在席上与娘斟酒。这回不见了壶儿，你来赖我！”向各处都抓寻不着。良久，李瓶儿到房来，迎春如此这般告诉：“琴童儿拿了一把进来，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儿道：“这囚根子，他做什么拿进来？后边为这把壶好不反乱，玉箫推小玉，小玉推玉箫，急得那大丫头赌身发咒，只是哭。你趁早还不快送进去哩，迟回管情就赖在你这小淫妇儿身上。”那迎春方才取出壶，送入后边来。后边玉箫和小玉两个正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贼臭肉，还敢嚷些甚么？你每管着那一门儿？把壶不见了！”玉箫道：“我在上边跟着娘送酒，他守着银器家火。不见了，如今赖我。”小玉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后边替他取茶去？你抱着执壶儿，怎的不见了？敢‘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月娘道：“今日席上再无闲杂人，怎的不见了东西？等住回你主子来，没这壶，管情一

家一顿。”正乱着，只见西门庆自外来，问：“因甚嚷乱？”月娘把不见壶一节说了一遍。西门庆道：“慢慢寻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么？”潘金莲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见了一把，不嚷乱，你家是王十万！头醋不酸，到底儿薄。”看官听说：金莲此话，讥讽李瓶儿首先生孩子，满月就不见了壶，也是不吉利。西门庆明听见，只不做声。只见迎春送壶进来，玉箫便道：“这不是壶有了。”月娘问迎春：“这壶端的往那里来？”迎春悉把琴童从外边拿到我娘屋里收着，不知在那里来。月娘因问：“琴童儿那奴才，如今在那里？”玳安道：“他今日该狮子街房子里上宿去了。”金莲在旁不觉鼻子里笑了一声。西门庆便问：“你笑怎的？”金莲道：“琴童儿是他家人，放壶他屋里，想必要瞞昧这把壶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厮如今叫将那奴才来，老实打着，问他个下落。不然，头里就赖着他那两个，正是走杀金刚坐杀佛！”西门庆听了，心中大怒，睁着眼看着金莲^{〔旁批〕}画说道：“依着你恁说起来，莫不李大姐他爱这把壶？既有了，丢开手就是了，只管乱甚么！”那金莲把脸羞的飞红了，便道：“谁说姐姐手里没钱！”说毕，走过一边使性儿去了。西门庆就有陈敬济进来说话。金莲和孟玉楼站在一处，骂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贼强盗！这两日作死也怎的？自从养了这种子，恰似生了太子一般，见了俺每如同生刹神一般，越发通没句好话儿说了，行动就睁着两个毡窟窿嚷喝人。谁不知姐姐有钱，明日惯的他每小厮丫头养汉做贼，把人合遍了，也休要管他。”说着，只见西门庆与陈敬济说了一回话，就往前边去了。孟玉楼道：“你还不去，他管情往你屋里去了。”金莲道：“可是他说的，有孩子屋里热闹，俺每没孩子的屋里冷清。”正说着，只见春梅从外来。玉楼道：“我说他往你屋里去了，你还不信，这不是春梅叫你来了。”一面叫过春梅来问。春梅道：“我来问玉箫要汗巾子来。”^{〔旁批〕}请甚。玉楼问道：“你爹在那里？”春梅道：“爹往六娘房里去了。”这金莲

听了，心上如擗上一把火相似，骂道：“贼强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别要进我那屋里！踹踹门槛儿，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踝子骨歪折了！”玉楼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咒他？”金莲道：“不是这等说，贼三寸货强盗，那鼠腹鸡肠的心儿，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无故只是多有了这点尿胞种子罢了，难道怎么样儿的，做甚么恁抬一个灭一个，把人蹢到泥里！”正是：

大风刮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眉批〕金莲欢时，讥刺无一字不韵趣动人，一至瓶儿生子后，便强口硬舌，愈排诋愈使人爱，愈争宠愈使人憎。一味心忙情急，无忌惮矣。作者传神至此。

〔眉批〕又戏谑一番，益金莲一怒，令人绝倒。可见当场恼怒，皆旁观所笑。

这里金莲使性儿不题。且说西门庆走到前边，薛太监差了家人，送了一坛内酒，一牵羊，两匹金段，一盘寿桃，一盘寿面，四样嘉肴。一者祝寿，二者来贺。西门庆厚赏来人，打发去了，到后边，有李桂姐、吴银儿两个拜辞要家去。西门庆道：“你每两个再住一日儿，到二十八日，我请许多官客，有院中杂耍扮戏的，教你二位只管递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教人家去回妈声，放心些。”于是把两人轿子都打发去了，不在话下。

次日，西门庆在大厅上锦屏罗列，绮席铺陈，请官客饮酒。因前日在皇庄见管砖厂刘公公，故与薛内相都送了礼来。西门庆这里发柬请他，又邀了应伯爵、谢希大两个相陪。从饭时，二人衣帽齐整，又早先到了。西门庆让他卷棚内待茶。伯爵因问：“今日哥席间请那几客？”西门庆道：“有刘、薛二内相、帅府周大人、都监荆南江、敝同僚夏提刑、团练张总兵、卫上范千户、吴大哥、吴二

哥。乔老便今日使人来回不了来。连二位通只数客。”说毕，适有吴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儿摆饭。吃毕，应伯爵因问：“哥儿满月，抱出来不曾？”西门庆道：“也是因众堂客要看，房下说且休教孩儿出来，恐风试着他，他奶子说不妨事。教奶子用被裹出来，他大妈屋里走了遭，应了个日子儿，就进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这里请去，房下也要来走走，百忙里旧疾又举发了，起不得炕儿，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哥倒好说声，抱哥儿出来，俺每同看一看。”西门庆一面分付后边：“慢慢抱哥儿出来，休要唬着他。对你娘说，大舅、二舅在这里，和应二爹、谢爹要看一看。”月娘教奶子如意儿用红绫小被儿裹的紧紧的，送到卷棚角门首，玳安儿接抱到卷棚内，众人观看。官哥儿穿着大红段毛衫儿，生的面白唇红，甚是富态，都夸奖不已。吴大舅、二舅与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锦段兜肚，上带着一个小银坠儿，惟应伯爵是一柳五色线，上穿着十数文长命钱。教与玳安儿好生抱回房去，休要惊唬哥儿，说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个戴纱帽胚胞儿。”〔旁批〕虽油嘴，却妙。西门庆大喜，作揖谢了。

说话中间，忽报刘公公、薛公公来了。慌的西门庆穿上衣，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鳞，纓枪排队，喝道而至。西门庆先让至大厅上拜见，叙礼接茶。落后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等众武官都是锦绣服，藤棍大扇，军牢喝道。须臾都到了门首，黑压压的许多伺候。里面鼓乐喧天，笙歌迭奏。西门庆迎入，与刘、薛二内相相见。厅正面设十二张桌席。西门庆就把盞让坐。刘、薛二内相再三让逊道：“还有列位大人。”周守备道：“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坐，何消泛讲。”彼此让逊了一回。薛内相道：“刘哥，既是列位不肯，难为东家，咱坐了罢。”于是罗圈唱了个喏，打了恭，刘内相居左，薛内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条手巾，两个小厮在旁打扇，就坐下了。

其次者才是周守备、荆都监众人。须臾，阶下一派箫韶，动起来。当日这筵席，说不尽食烹异品，果献时新。须臾，酒过五巡，汤陈三献，教坊司俳官簇拥一段笑乐院本上来。正是：

百宝妆腰带，珍珠络臂鞦。

笑时能近眼，舞罢锦缠头。

〔眉批〕观者只知老太监三曲题悽语可笑。不知作者借老太监悽语一笑。叹尽西门庆之终身事业矣。细心玩味自见。

笑院本扮完下去，就是李铭、吴惠两个小优儿上来弹唱。一个揉箏，一个琵琶。周守备先举手让两位内相，说：“老太监分付，赏他二人唱那套词儿？”刘太监道：“列位请先。”周守备道：“老太监，自然之理，不必过谦。”刘太监道：“两个子弟唱个‘叹浮生犹如一梦里’。”〔旁批〕何异说法。周守备道：“老太监，此是归隐叹世之辞，今日西门大人喜事，又是华诞，唱不的。”刘太监又道：“你会唱‘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管领的六宫中金钗女’？”〔旁批〕此题不即不离，尤切。周守备道：“此是《陈琳抱妆盒》杂记，今日庆贺，唱不的。”薛太监道：“你叫他二人上来，等我分付他。你记的《普天乐》‘想人生最苦是离别’？”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监，此是离别之词，越发使不的。”薛太监道：“俺每内官的营生，只晓的答应万岁爷，不晓得词曲中滋味，凭他每唱罢。”〔旁批〕刻画处入骨三分。夏提刑终是金吾执事人员，倚仗他刑名官，遂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门老爹加官进禄，又是好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该唱这套。”薛内相问：“怎的是弄璋之喜？”〔旁批〕趣。周守备道：“二位老太监，此日又是西门大人公子弥月之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礼庆贺。”薛内相道：“这等——”因向刘太监道：“刘家，咱每明日都补礼来庆贺。”西门庆谢道：“学生生一豚犬，不足为贺，到不必老太监费心。”说毕，唤玳安里边叫出吴银儿、李桂姐，席前递酒。两